

# 中国西南少数民族梅山教研究的文化意义

张 泽 洪

**提 要：**在中国西南少数民族传统宗教中，梅山教是巫术色彩浓郁的教派，其神灵和法术深受道教影响。本文考察梅山教的神灵和圣地崇拜，并分析梅山教、茅山教与西南各族群的关系，认为梅山教、茅山教的不同法术风格，是历史上道教传播影响的结果。梅山教在西南傩祭傩文化中的浸润影响，更反映其多元宗教文化的特征。对西南少数民族梅山教多维度的解析，是西南少数民族宗教比较研究的新视角。

张泽洪，国家“985工程”四川大学哲学、宗教与社会研究创新基地学术带头人，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教授，广西民族大学兼职教授。

**主题词：**梅山教 茅山教 闾山教 张五郎 道教

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的梅山教，是具有多元族群影响的宗教。信仰梅山教的西南少数民族，有瑶族、壮族、苗族、土家族、仡佬族、仡佬族、毛南族、侗族、布依族、水族等族群。梅山教在历史上的影响和辐射，甚至波及到西南的白族、彝族地区，在汉族民间也有梅山教影响的痕迹<sup>①</sup>。本文所讨论的西南少数民族，是运用文化意义上的西南概念，即西南在现川、滇、黔、桂、藏、渝六省市外，还延伸至湘西、鄂西、粤北的地理区域，因该地域是遍布西南的瑶、苗、土家、侗等民族世代居住之地。而西南梅山教蕴涵的多元宗教因素，梅山教与茅山教、闾山教的法律特点，梅山教与道教的历史联系，则是本文拟侧重探讨的问题。

## 一、梅山教的梅山圣地及神灵崇拜

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的梅山教，以起源于湘中的梅山而得名。作为梅山教发祥地的古梅山文化区，地跨湖南邵阳、益阳、娄底、怀化等市县。广义的梅山指湖南中部的雪峰山东麓，狭义的梅山仅指雪峰山东麓的北段，包括今新化县和冷水江市的全部，以及安化县、涟源市、新邵县各一部分。从魏晋南北朝时期以来，梅山是瑶族先民梅山蛮的聚居地，尤其湘沅流域之间的新化、安

化所在的上、下梅山，是历史上梅山蛮的活动中心。广西、湖南瑶族的《梅山峒歌》说：“梅山正在永州界，安化乐县在东京。梅山离州一百里，十八峒里住瑶人。”<sup>②</sup>上、下梅山溪峒居住的族群，魏晋南北朝时期称为“莫徭”。在唐宋汉文献的语境中，称上、下梅山地区的瑶人为“梅山十峒獠”、“梅山蛮”或“梅山峒蛮”。北宋神宗熙宁五年（1072），章惇曾大规模开发梅山，加强了南宋朝廷在梅山蛮地区的统治。早期的梅山教确与梅山蛮有关，但随着历史上瑶族先民在南岭走廊的迁徙，中原汉文化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传播，梅山教亦随之在西南各族群中广泛传播。20世纪30年代，唐兆民曾赴广西大瑶山调查，撰《徭山散记》介绍瑶族宗教有梅山教、茅山教之分，此后梅山教、茅山教之名始逐渐为学界所知。

在梅山教信仰的宗教体系中，梅山是族群起源生息之地，梅山十洞、梅山十八峒、梅山三十六峒，更是具有象征意义的地名。尤其在瑶族历史记忆中的梅山，更被视为瑶人祖先居住的祖灵地。广东八排瑶的《指路书》，就是超度死者三魂上九天，回归祖灵之地的科仪文书。广西瑶族《开坛书》吟诵道：“一魂踏上梅山界，二魂踏上奈何桥，脚踏梅山深深全，不见师父心里休。”<sup>③</sup>

瑶人圣地崇拜中的梅山，其信仰通过经文和仪式得以表现。瑶族师公《游梅山书》是送亡仪式经书，死者灵魂先后经过梅山十洞，在第十洞神灵将告知是否升天成仙。梅山十洞作为瑶族宗教信仰中的圣地，其实还是梅山地区族群居住的实际地域。《宋史》卷四百九十四《梅山峒蛮传》载：“梅山峒蛮，旧不与中国通，其地东接潭，南接邵，其西则辰，其北则鼎、澧，而梅山居其中。”<sup>①</sup>

广西瑶族老人去世以后，其灵魂要送归梅山十洞，瑶人认为梅山十洞的十大王，有主宰人间兴衰祸福的能力。广西瑶族师公《梅山歌》之《引动大梅山》唱道：“梅山洞头好景致，阴阳相送老师行”；“三魂渺渺梅山洞，收旗勒马归家宅”。梅山是瑶人生命的最后归宿，瑶族师公死后灵魂要返回梅山家园。《梅山歌》之《送法师十洞歌章》吟诵回归梅山十洞的历程，对沿途所见风光景致有生动叙述：“送入梅山第一洞，石岩出水九重弯”；“送入梅山第二洞，牛扁架桥路难行”；“送入梅山第三洞，黄龙吐水不通行”；“梅山十洞好景致，一条大路水湾湾。做师得入梅山洞，逍遥快乐入梅山。”《梅山歌》之《引动大梅山》则说：“灵山洞中好景致，化师快乐住梅山。”<sup>②</sup>经过师公仪式的象征表现，仰赖梅山法主神灵的护卫，瑶人亡魂终于回到梅山。梅山法主又称梅山法主九郎，梅山法主九郎还有九人之说，即卜君大郎、杨君二郎、苏君三郎、郭君四郎、张君五郎、廖君六郎、柳君七郎、宋君八郎、康君九郎<sup>③</sup>。瑶族请神坛歌中有请梅山法主九郎的唱词，瑶族还盘王愿的很多科仪仪节，祈请的神灵都包括梅山法主九郎。

瑶族师公《游梅山书》是送亡仪式经书，同样记载梅山十洞及三十六洞。瑶族《游梅山书》的梅山是阴间所在，是死者灵魂四处飘游的最后归宿。瑶人认为迁徙飘游于异国他乡的瑶人灵魂，最终都要回归祖先所在地梅山。在瑶人的宗教观念中，人死后只有回归梅山祖灵地，灵魂与祖先团聚才得以安宁。广西瑶族《仵饭书》开篇说道：“一声鸣我去哀哀，去到梅山殿上来；亡师无命归阴府，请迎魂魄下灵台。”<sup>④</sup>梅山是瑶人心目中的天界圣地，湖南邵阳傩戏《打梅山》的唱词，就说“若问梅山在何处，梅山住在九重

天”<sup>⑤</sup>。广西恭城瑶族送亡灵的祭祀仪式，要悬挂长达40余米的《梅山图》，图像描绘瑶人祖先生产耕作、打猎捕鱼、击鼓起舞的场景，这与纳西族、彝族的祖灵图有异曲同工之妙<sup>⑥</sup>。瑶族师公送亡灵仪式和做“洪门”仪式，师公在仪式中遍请36方梅山神祇。仪式中由德高望重者吟唱《梅山图》歌，怀念祖先在梅山的渔猎生活，唱送逝者灵魂回归梅山圣地<sup>⑦</sup>。

梅山三十六洞是超度仪式的阴界，相传每洞都有梅山法主持持。《又到游梅山三十六洞念》是法国瑶人的送亡经书，用于超度亡师回梅山洞。经文中说：“师今身带三华盖，送去梅山学法文”；“超度亡师送山阴，去到梅山万万年”；“超度梅山送师会，梅山殿上去安身。”<sup>⑧</sup>迁徙法国的瑶人虽远渡重洋，仍矢志不忘祖先所在的梅山，要将亡师魂魄送回梅山洞中，死者灵魂最终在此进入天堂。法国学者雅克·勒穆瓦纳（Jacques Lemoine）指出：勉瑶虔戒要游梅山，送亡要游梅山，赦罪时也要游梅山。勉瑶做赦罪仪式时，师公带他的哭魂“游梅山”，通过游梅山以解脱生前罪恶<sup>⑨</sup>。梅山三十六洞中第七洞为桃源洞，那是桃花园似的神仙境界。广东排瑶文书《迎兵》之一《迎兵圣请》就宣称：“且说天仙杨九郎，九郎出处有根源。九郎原是杨家子，骨是桃源洞里仙。”<sup>⑩</sup>瑶族梅山十洞、三十六洞的传说，明显受道教十大洞天、三十六小洞天的影响。

梅山教以“梅山启教翻天倒海张五郎”为教主，此神有张赵二郎、荒唐五郎、法王九郎等不同称呼。梅山教尊奉的梅山启教张五郎，其神格形象是张五郎两腿朝天，双手撑地，称之为“翻坛倒挂张五郎”，瑶族神谱中简称为“番坛倒立”。湖南会同县岩溪冲侗族梅山虎匠的神坛，供奉木雕张五郎的倒立神像，张贴有“玉皇老君梅山四山九郎五猖之神位”的神榜。在张家界与石门之间的慈利，每个猎夫都有一个花椒树莛雕的张五郎，傩坛傩词称为“翻坛打庙张五郎”。土家族视梅山神为猎神，该信仰来自于土家族先民的狩猎生活。关于猎神张五郎倒立的神格形象的由来，土家族民间传说称张五郎是善于打猎的好猎手，一次和一只猛虎搏斗，被虎撞下山岩倒挂树上而死。

梅山启教张五郎作为神话人物,民间流传他生平的各种传说。湖南安化梅城梅山教《翻坛咒》曰:“奉请翻坛张五郎,梅山祖师降坛场。要知五郎身出处,便是青州大府堂。元和年间九月九,生下翻坛张五郎,一十二岁去拜法,三十六岁转回乡,行在龙虎山前过,仔细思量无座场。”<sup>④</sup>西南各地梅山教的《翻坛咒》、《五郎咒》、《张五郎咒》,关于张五郎的出身都有大致相同的说法。湖南湘潭县请张五郎的《和神咒》说:“翻坛祖师张五郎,丙子年间九月九日午时生。”<sup>⑤</sup>唐宪宗元和年间(806—820)并无丙子年,说明张五郎的身世属传说的性质。而关于张五郎学法的年龄,闾山教的《五郎咒》说张五郎:“年登七岁去学法,学得十五、十六便回乡。来到龙虎山顶过,思量此处作番坛。”<sup>⑥</sup>历史上闽西闾山教的法师,都曾赴龙虎山接受张天师法箓的传授,因此咒语中称张五郎“来到龙虎山顶过”、“身往龙虎山上过”,可谓是民间对道教传播实况的历史记忆。此外更有十五岁始学法梅山的记载,广西瑶族《北府洪门化帝天王唱》说张五郎“年登十五去学法,送入梅山学法缘”<sup>⑦</sup>。但无论如何,在西南各地有关张五郎的民间叙事中,认为他出身于唐元和年间之说居于主流。

梅山教的梅山有三洞之说,三洞之分以象征法术的高下。湖南邵阳流传的三洞梅山故事,大致说梅山三兄弟学得本领,便在梅山脚下设坛收徒,并分别立上、中、下三洞为梅王,即上洞梅山李天王,中洞梅山赵天王,下洞梅山胡天王。湖南会同县岩溪冲侗族信奉的梅山教,其三洞梅山有狩猎职能的不同。上洞梅山以弓箭射猎射杀虎豹,称为“虎匠”;中洞梅山以赶山打猎枪杀野猪、野牛,称为“打山佬”;下洞梅山以装山套猎套取野猫、狐狸,称为“猫猪匠”。在侗族的三洞梅山信仰中,认为上洞梅山虎匠的法术最高。<sup>⑧</sup>贵州江口土家族猎手出师后,在自家屋外一侧设梅山坛,供奉“三洞梅山王”,即上洞赵大王、中洞李大王、下洞付大王。猎手在祭祀梅山坛时,念诵请梅山王保佑打猎的咒语<sup>⑨</sup>。湖南邵阳傩戏《打梅山》表演梅山洞猎神的故事,游山打猎者奉上洞梅山胡大王,游蓬看鸭者奉中洞梅山李大王,捕鱼捞虾者奉下洞梅山赵大王<sup>⑩</sup>。湖南新宁八峒瑶族祭竹王仪式,坛场供奉的主神

是三峒蛮王,上峒叉星蛮王,作追捕走兽状;中峒蛇星蛮王,作捉鱼摸虾状;下峒獐星蛮王,作追打飞禽状。祭祀坛场三峒蛮王原始古朴的形象,或许表现出“三峒梅山”较原始的形态。湖南江华瑶族奉请的梅山神,有三洞梅山三位大王、十位郎君。而湖南蓝山瑶族经书咒语中,奉请的三洞梅山是上洞梅山五郎、中洞梅山五郎、下洞梅山五郎,十位郎君是梅山一郎、梅山二郎、梅山三郎、梅山四郎、梅山五郎、梅山六郎、梅山七郎、梅山八郎、梅山九郎、梅山十郎等,甚至还有梅山祖师等神祇<sup>⑪</sup>。

## 二、梅山教、茅山教、闾山教法术的融通

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的傩祭傩文化,是少数民族传统宗教的另一表现形态。梅山教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传播,西南各族群的傩祭也有梅山教的影响。在西南少数民族傩祭傩文化中,有属于梅山教、茅山教的神灵。早在宋代广西桂林的傩祭诸神中,就已有梅山神的傩面具。宋代广西桂林的傩面具梅山、雷神、天皇、二郎、真武、令公诸神,至今仍然是广西桂林傩坛供奉的神灵。西南少数民族傩祭坛场供奉的神图,巫道神祇汇聚一起共同护坛行法,尤以民族祖先神、道教神祇最受崇祀。受梅山教影响的西南少数民族傩坛,坛场设立有翻坛张五郎的神位。梅山启教张五郎在傩坛中又称为开山五郎,傩祭《开山舞》表现开山五郎的身世。傩戏《庆梅山》也是表现敬猎神张五郎,是在狩猎丰收时冲傩以酬梅山<sup>⑫</sup>。

西南各民族傩坛的法事内容,多有梅山教信仰的元素。傩坛法师设坛张贴的坛图,写有上中下三洞梅山名号。贵州思南傩坛的地傩会上,供奉的神灵有上洞梅山赵大王,中洞梅山李大王,下洞梅山胡大王<sup>⑬</sup>。桃园洞是梅山三十六洞中的第七洞,傩祭仪式和傩戏演出中的《桃园洞》,即表现寻找掌握桃园洞钥匙的唐氏太婆,请她打开上中下三洞梅山。瑶族傩祭坛场有上坛、中坛、下坛之分,上坛、中坛多供奉道教神灵,下坛则供奉梅山教系统的神灵。瑶族盘王祭祀坛场的下坛兵将有:梅山法主九郎、闾山法主九郎、上元唐将军、中元葛将军、下元周将军、白虎天门李十五官等。傩祭中祈请神灵的科仪,要由道教的三元将军召请三洞梅山兵马。湘中梅山教傩

戏有《和梅山》、《三峒梅山》，是雉坛常演出的重要节目，《和梅山》有祈福禳解、颂扬梅山神的涵义。贵州苗族庆坛的《追魂帖式》称：“差三元将军葛文度三洞梅山兵马集此。差三元将军唐文昌三洞梅山兵马集此。差三元将军周文达三洞梅山兵马集此。”<sup>④</sup>贵州荔波县布依族雉戏的三元，是唐、葛、周三个同母异父兄弟，三元职在保护掌坛师及弟子的平安<sup>⑤</sup>。

雉戏《打梅山》则表演梅山峒猎神的故事，戏中老君门徒奉请梅山圣众降赴坛场，为事主家充叩雉牌、踏踩九州、驱除妖魔、扫邪归正。雉戏《打梅山》甚至在清代的成都也有流传，清傅崇矩《成都通览》“成都之迷信”条载：“凡病重请巫者，三更后，必有《打梅山》一剧，亦不知何鬼神，大约系五猖之类。巫者画脸，现怪相，助以粉火，大声疾呼，在病人室中大肆搜索，开门驱鬼，出外而返。”<sup>⑥</sup>西南贵州是雉祭雉文化最盛行之地，至今在黔东、黔北、黔南等地的土家族、苗族、仡佬族、侗族、布依族、汉族村寨中都有流传。

西南各少数民族的雉坛，多称其教法来自梅山和茅山，雉坛供奉梅山教、茅山教的神灵，具有雉坛法派传承的特点。贵州思南起祖师为马法纪的雉坛，马法纪传太上老君上坛法，称之为玉皇教正法，传说该雉坛授教于茅山，又称之为茅山教。贵州德江雉戏《报门》，法师声称“风吹茅草扫地开，吾从茅山学法来”。德江雉戏《祭兵》科仪，宣称李老君住茅山，拜请的八位法主中有茅山启教。贵州德江县茅山教黑虎玄坛张金辽雉艺班，该雉坛的“司坛图”供奉的神灵，包括茅山启教刘元兴、刘元生、刘应乾、刘应榜、刘应弟，梅山启教张法娘、谭法娘、苏法娘、熊法娘，可谓融汇梅山教、茅山教神灵于一坛。德江土家族雉戏有《和梅山》，还有茅山教过法、雉祭茅山桥、雉缘雉祭鸾驾茅山桥等科仪法术。在巴蜀雉戏中梅山神是常见神祇，多出现于科仪程序或神牌中。合江赵侯坛戏中有《和梅山》的科仪，梁平师道戏供奉牌位中有梅山神<sup>⑦</sup>。四川芦山雉坛信奉茅山教或梅山教，两个教派虽同是驱鬼斩妖，但茅山教以感化说服为主，而梅山教则以武力镇压为主。

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茅山教，在民间以擅长

法术著称。茅山教从事的法事活动，有朝神，建醮、治丧、藏禁、压邪、扫邪、引符治病、劾治鬼魅等。运用的法术有启教、祭将、搬兵、运粮、施法、上刀山、过火海、下油锅、扫邪、放河灯、翻坛破庙等。擅长运用道教色彩的手诀、咒语，来达到法术通神的特殊效果。民间巫术色彩浓郁的“上刀山”、“过火炼”大醮会，就常请擅长法术的茅山教法师主坛。民国时期庞新民曾赴广东北江瑶山调查，所见北江瑶山瑶族宗教属茅山教。庞新民《广东北江瑶山杂记》记载所见瑶族神坛：“挂纸画像七幅，东西两旁壁上，各挂神像三幅，巫者（彼自称为“茅山教”）云，居中三像为“灵宝、元始、道德”，又四名为“盘王，岳王，龙王，西岳”<sup>⑧</sup>。民国《河池县志》载当地壮族“每届迎茅山教于家，设坛做法”<sup>⑨</sup>。茅山教的“追魂”又称“喊魂”、“叫魂”，广西仡佬族师公唱本《追魂科》，演唱“追魂”仪式的来历，“追魂”由三位师公主持，深夜时分在病者家中正堂进行。清光绪十年（1884）《平南县志》载：“疾病，多延请道士许福，或禳星拜斗。又有所谓演茅山法者，巫扮女人，插花执剑，屈一足作商羊舞，撞钟击鼓以助之，名曰‘跳鬼’。”<sup>⑩</sup>广西山子瑶信奉茅山教，家有病者请茅山教驱鬼，法事举行显露驱鬼的凶恶之状。清张渠《粤东闻见录》卷上《好巫》，记载清乾隆年间粤东民间茅山教的仪式：

男巫名鬼公，女巫名鬼姥，如北方端公然。为人祈禳，或至病所，或移祭其家门者，题曰“集神雷坛”。又一种名跳茅山者，击鼓鸣金，合吹牛角，呜呜作鬼声。书符咒水，日夕不休。酹酒刲牲，结幡焚楮，所费不貲。祷毕，则杀鸡以卜吉凶。又插柳于门以禁往来。有诣之者则斗殴诟谄，谓之触禁。虽衙役持牒拘人，亦不敢入其门也<sup>⑪</sup>。

《粤东闻见录》生动记录粤东民间茅山教的仪式，可见西南地区茅山教法术的一般特点。

我们从梅山教、茅山教的行法特点，不难看出该民间教派受道教的深刻影响。瑶族宗教的法师分为师公、道公，瑶族师公的教义体系出自梅山教，而道公则出自茅山教。壮族宗教的派系也同样有师公、道公的区分，壮族师公的武道即梅山教，壮族道公的文道即茅山教。师公的法事习

惯上称为武坛，而道公的法事则称为文坛。仡佬族的法门弟子分茅山弟子、梅山弟子。毛南族民间的宗教法师，同样有师公、道公的区分。云南瑶族做法事要请茅山兵马、梅山兵马、闾山兵马。云南瑶族《法书》之《迎接茅山兵马唱用》科仪文书说：“一声鸣角成花花，茅山洞里请师爹。二声鸣角成扬扬，茅山法殿请师娘。”<sup>⑧</sup>受道教影响的西南少数民族，多称其教来自梅山或茅山。而道教的茅山是上清派祖庭，从南朝齐梁至唐宋，是茅山道教宗风兴盛的时期，茅山在江南社会影响最为深远。西南少数民族信奉的茅山教，或许就肇始于唐代茅山宗风最盛的时期。当时茅山法箓为天下所信向，茅山教的得名或许与此历史大势有关。

西南少数民族茅山教的法术，与江南的闾山教也有关系。闾山教属于正一道的一个支派，在今福建、台湾南部的道教，多自称属于闾山教。该派擅长符箓道法，行用的法术被称为闾山法。广西瑶族茅山教的《茆山科全书》、《度戒科》，都记载茅山教请师要请到闾山门下，所请祖师有三清上圣、道老二君、闾山九郎、陈林李氏、茆山法主。广西瑶族祭祀文书《番扛语》，有“白驴山茆山法”之语<sup>⑨</sup>，则将闾山法与茅山法并称。梅山教、茅山教的信仰元素中有闾山教的成分，其实是历史上不同道教派别在少数民族地区传教的结果。

西南少数民族梅山教，同样有闾山教信仰的元素。梅山教的科仪文书，常常提及传授闾山教法，反映出二教相互串通的特点。云南红头瑶《瑶族七星灯度戒文书》说：“师男亲受驴山教”，“承执驴山亲教主”；“上至梅山台一听，下至梅山路一条”；“今日亲受驴山戒，凡间传取有根源”；“太上证师道二教，体挂七星护令灯”<sup>⑩</sup>。经文将“闾山”写为“驴山”，这是瑶经写本使用的土俗字。瑶族受戒弟子的文书，或称受封为“奉行太上老君门下封闾梅师道二教三戒弟子”，或称“太上奉行北极驱邪院川通闾梅二教三戒男官弟子”。瑶族的闾梅二教具有象征师道二教的内涵，广西瑶族宗教神唱《保安疏》声称“南极都法院串通闾梅师道二教”<sup>⑪</sup>，瑶族师公、道公常常同坛举行法事，故师道二家确乎是可以串通的。

### 三、西南少数民族梅山教、茅山教与道教的关系

西南少数民族的梅山教与茅山教，都接受了道教的神仙信仰和法术科仪。梅山教在上坛祀太上老君，中坛祀历代祖师，下坛祀梅山启教翻天倒挂张五郎。道教的太上老君、张天师、玉帝、三元为各族梅山教、茅山教普遍敬奉。梅山教信仰中的道教因素，与道教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传播有关。长江中游的武陵蛮区，梅山蛮所在的湘州地区，魏晋南北朝时就已有道教影响<sup>⑫</sup>。在北宋崇道的社会氛围里，章惇开梅山更促成道教在梅山的传播。

宋代以来梅山教影响已波及江南，并被道门人士记载于道教经典。南宋道士白玉蟾《海琼白真人语录》卷一说：

巫者之法，始于娑坦王，传之盘古王，再传于阿修罗王，复传于维陀始王、长沙王、头陀王、闾山（山在闾州）九郎、蒙山七郎、横山十郎、赵侯三郎、张赵二郎，此后不知其几。昔者巫人之法，有曰盘古法者，又有曰灵山法者，复有闾山法者，其实一巫法也<sup>⑬</sup>。

白玉蟾此段有关巫法的论述，涉及西南少数民族梅山教、茅山教、闾山教各派法术。就是西南少数民族梅山教供奉的神灵。白玉蟾列举的闾山、蒙山七郎、横山十郎、赵侯三郎、张赵二郎，是梅山教、茅山教系统的神灵。广东排瑶文书《长沙王》之五《发兵》科仪称：“驴山九郎兵马一十万，横山七郎兵马一十千。……蒙山十郎兵马一十万，三元法主兵马一十千。”<sup>⑭</sup>广西瑶族神唱《上坛歌》，有“张天大法李天师，赵后三郎是我儿”的唱词<sup>⑮</sup>。20世纪30年代江应樑调查广东瑶人宗教，从瑶人经书中所见信仰的神灵有赵后三郎，瑶人请神之神唱说“张天大法李天师，赵后三郎李家儿”<sup>⑯</sup>。此赵后三郎就是白玉蟾所记赵侯三郎。赵侯三郎似与道经中的赵侯南法有关，明代道经《道法会元》卷二百五十说：“赵侯南法，合受赵侯箓，……正义曰：南亦正法也，今之所谓南法者，假赵侯为邪法也。”<sup>⑰</sup>

法国图鲁兹市瑶族移民保存的瑶经《又到游梅山三十六洞念》说：“劝你二郎开方便，真去梅山作师公”，可见张赵二郎曾是梅山教的传人。

“今识老君真面目，老君殿前拜法回”，说明张赵二郎也曾学道教之法。《梅山元皇起教——遣瘟造船咒语》，主要叙述张赵二郎行法的故事。张赵二郎与张五郎的传说多有相似处，《瑶族定婚伞的传说》讲张五郎去茅山向太上老君学法，得到老君女儿的帮助通过各种考验，故事的主要情节与张赵二郎学法的经历相同。张赵二郎的形象与张五郎也有相通处，新宁八峒瑶山瑶人的神灵面具，全由竹篾雕成 32 副，其中有翻坛倒罐张赵二郎<sup>⑧</sup>，这与张五郎倒立的形象是一致的。湖南苗族张贴的左右门神，是民间传说中的张、赵二郎。湖南邵阳大本傩堂正戏《二郎记》，讲述张赵二郎出生及拜太上老君学法的故事。湖南江华瑶族还盘王愿有《张赵二郎歌》，湘西苗族传说故事则有《张赵二郎》，而福建将乐县则流传着《张赵二郎》的神话，可见张赵二郎的传说在各地民间有不同的表现形式。贵州省岑巩县仡佬族的《请圣科》经文，称奉请的神灵是：“淮南门下打瘟张赵二郎，木瘟赵侯圣主三郎，烤鬼庐山九郎，横山七郎，蒙山十郎，白偕仙师张五郎，翻坛倒洞张六郎，打神破庙张七郎，解冤报仇张九郎。”<sup>⑨</sup>在苗族宗教的巫教、鬼教两大派系中，苗族鬼教称张赵二郎为启教祖师。瑶族经文说“张赵二郎来学法，学法回归度三郎”<sup>⑩</sup>。透露出张赵二郎学习道法，又在族群中传授道法的信息。

白玉蟾所列举巫法中的闾山九郎，就是梅山教崇奉的梅山法主大圣九郎，又称为梅山法祖度法九郎。瑶族师公经书《鬼脚科》用于请神，所请神灵就有梅山法主大圣九郎，在瑶族神唱《圣经喃词》中，《下坛名》的神灵有吕山法主九郎<sup>⑪</sup>。瑶族度戒的“挂七星”，师公所唱经文主题就是闾山九郎教法，来为师男传度授箒。师公吟唱北斗第二星的经文是：

抽起巨门第二盏，左边照过右边身。

庐山九郎来教法，师男释受法根源<sup>⑫</sup>。

经文中的庐山九郎，就是闾山九郎。广西山子瑶的乐神歌《九郎唱》，说九郎上梅山洞、雪山洞学法各三年，后过武当山遇真武斗法，九郎与真武法术不相上下，以致真武、二郎、三郎都向九郎拜法。其中唱道：“九郎不闭梅山路，下凡个个出贤人。九郎闭了梅山路，拜法到天也不

真。”<sup>⑬</sup>但闾山九郎在梅山洞、雪山洞学法的民间叙事，具有学习道教法术的象征意义，闾山九郎的巫法其实汲取了道教法术，正如白玉蟾《海琼白真人语录》卷一说：“巫法亦多窃太上之语，故彼法中多用太上咒语。”<sup>⑭</sup>西南梅山教行用的法术科仪，有上刀山、过火炼、踩九州、跳云台、睡阴床等仪式，确乎具有白玉蟾所谓巫法的典型特征。

我们注意到在中国历史地理中，西南梅山教地区并无闾州、闾山的地名。所谓闾山应即北方的医巫闾山，座落于辽宁省北宁市区西 6 千米之处，为我国五大镇山之一，有“北国第一山”之称。瑶族道经说梅山法祖大圣九郎曾上庐山向张天师学法，再结合瑶族经文中庐山九郎、吕山法主九郎的记载，可以认为所谓闾山其实就是庐山，在信仰梅山教各族宗教经文中，闾山常写为庐山、炉山、驴山、吕山、这是经文传写中使用土俗字的结果。梅山教信仰的法主闾山九郎，彰显出闾山教与梅山教互相融摄的实况。闾山九郎虚拟化的神格和学道经历的传说，隐喻他获得了道教法术的传授。

在西南梅山教信仰区域内，民间有关张五郎、张赵二郎、闾山九郎学法的传说，地点无论是龙虎山、武当山、庐山，还是抚州、淮南，大都透露出学习道法的信息。广东排瑶《大传书》第二十六《解法门》说：“今日当坛传授法，坛前授法听吾言。法在信州龙虎山，五岭坛前拜老君。”<sup>⑮</sup>西南少数民族梅山教、茅山教行用的法术，有咒语、口诀、书符、画讳、手诀等，民间相传有 36 种咒诀，24 种讳，72 种手诀。广东排瑶《招亡赦罪解结》之十一《寻天路》科仪说：“法在老君殿里出，箒在玉皇衙里来。董仲带符传天下，三元法主符箒到南延。诀在祖师掌上出，罡在本师脚下生。”<sup>⑯</sup>梅山教、茅山教的所谓巫法，明显受道教符咒法术的影响。

西南少数民族梅山教信仰的三元，在西南各族群宗教中有着特殊地位。瑶族祭祀首先请三元降临掌坛，其神职居于诸神之上。瑶族度戒、还盘王愿的仪式，要请十部鬼神赴坛，祭祀的神灵按“旗头”划分，三元教主部旗头排列在三王五帝旗头之后，三元被视为瑶族男子度戒的保佑神。广西壮族师公认为三元是梅山教的最高神，

因此民间将梅山教称作三元教，将师公舞称为“跳三元”<sup>①</sup>。瑶族师公经书《三元书》，唱说三元的法历和得道的经过，是七言韵文的神唱。广西壮族师公戏的常演剧目《唱三元》，演唱唐、葛、周三元的弘道功绩。《唱三元》是祭祀坛场必表演的神唱，师公每主持一次法事，老师公在坛场内做仪式送魂，师徒则在坛场外唱三元<sup>②</sup>。广西毛南族师公唱本《献茶酒给三元歌》具有仙道的色彩，称“上元唐师主成仙是最先，始创宝印朝板护身边。……中元葛教主学道的故事，创立香火和法衣。……下元周法主自由良缘，创立道教文学得传扬”<sup>③</sup>。西南信仰梅山教各族群记忆中的三元，都有内容各异而情节生动的传说。

道教的三元是早期正一道的神灵，三元在西南各族群中的特殊地位，或许与公元3—4世纪早期道教的传播有关。南宋时期朝廷大规模开发梅山，可能促成天心正法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传播，从而形成西南各族群接受道教的第二次高潮<sup>④</sup>。美国学者斯特里克曼（Michel Strickmann）博士认为梅山教源出于天心正法派，他的主要根据是当时天心正法在南方广泛传播<sup>⑤</sup>。我们所见瑶族道教的许多文书，都是上呈北极驱邪院的，瑶族科书文本的大量记载，是天心正法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传播的证据。

## 结 语

西南各族群梅山教具有多元文化的特质，梅山教本来是古梅山地区的宗教，历史上随西南各族群在南岭走廊的迁徙，梅山教在西南广大地域内传播，这与道教影响西南少数民族的历史大势有关。西南少数民族传统宗教，属于原始宗教的衍生形态，而在西南少数民族宗教的信仰系统中，出现梅山教、茅山教、闾山教等教派名称，是道教与少数民族宗教文化互渗的结果。梅山教师公、道公的不同法术体系，或许就与道教在不同时期的传播有关。西南各族群的梅山教、茅山教，是历史上文化传播与文化涵化的产物。最早从秦汉时期开始，中原地区的汉人就开始进入西南少数民族地区，历史上少数民族与汉族的密切交往，是西南少数民族接受道教的条件。梅山教、茅山教是既保存少数民族原始宗教特质，又融摄了神学宗教道教的元素而生成的传统宗教，

在宗教形态学上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和研究价值。本文对梅山教、茅山教多元文化内涵的考察，为揭示大传统与小传统宗教文化的互渗，为西南少数民族宗教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。

（责任编辑：和光）

- ①民国《合川县志》载巫师有“和梅山”的表演。民国《万源县志》载：“猎者则兼供梅山”；猎者以“庆坛”祭奠梅山。杨承志《罗罗太上清静消灾经对译》说：“计是日所念者，有《又祭梅山》”（《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》第四本第二分，上海：1933年，第87页。）。
  - ②黄书光、刘保元等编著：《瑶族文学史》，南宁：广西人民出版社，1988年，第97页。
  - ③胡起望：《论瑶传道教》，昆明：《云南社会科学》1994年第1期，第61—69页。
  - ④[元]脱脱等撰：《宋史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85年，第40册第14196页。
  - ⑤李刚等编：《广西恭城瑶族历史资料》，桂林：漓江出版社，1990年，第36—37页。
  - ⑥张声震主编：《还盘王愿》，广西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办公室，2002年，第29页。
  - ⑦胡起望：《论瑶传道教》，昆明：《云南社会科学》1994年第1期，第61—69页。
  - ⑧向绪成、刘中岳：《湖南邵阳雉戏调查》，顾朴光、潘朝霖、柏果成编：《中国雉戏调查报告》，贵阳：贵州人民出版社，1992年，第114页。下同。
  - ⑨2007年11月23—26日，笔者在广西恭城得以亲见该县瑶族佬、盘姓收藏的3幅《梅山图》，分别是清乾隆年间（1736—1795）的重绘本，始作于明万历年间（1573—1620）。
  - ⑩《梅山图与千家峒》，王咏著：《恭城文庙、武庙》，北京：中央文献出版社，2006年，第132—133页。
  - ⑪马少侨、王扬修：《梅山神初探》，邵阳：《邵阳师专学报》1996年第1期，第3—7页。
  - ⑫[法]雅克·勒穆瓦纳（Jacques Lemoine）：《勉瑶的历史与宗教初探》，南宁：《广西民族学院学报》1994年第4期，第22—25页。
  - ⑬李默、房先清编：《八排瑶古籍汇编》，广州：广东人民出版社，1995年，第85页。
  - ⑭李魁：《张五郎身世传说及神像实物的异同比较》，李东升、李德仁主编：《娄底优秀文艺作品选》，长沙：湖南文艺出版社，2006年，第101—106页。
  - ⑮鄢光润：《梅山文化区域信仰民俗的调查与思考》，北京：《民间文学论坛》1997年第1期，第67—70页。
  - ⑯叶明生编：《闾山教广济坛科仪本汇编》，台北：南天出版社，第291页。
  - ⑰广西壮族自治区编辑组：《广西瑶族社会历史调查》第1册，南宁：广西民族出版社，1984年，

- 第402页。
- ⑪梁开训:《梅山教与梅山虎匠》,王建荣主编:《湖南侗族百年》,长沙:岳麓书社,1998年,第277页。
  - ⑫李绍明、钱安靖主编:《中国原始宗教资料集成·土家族卷》,北京: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,1998年,第47页。下同。
  - ⑬向绪成、刘中岳:《湖南邵阳傩戏调查》,顾朴光、潘朝霖、柏果成编:《中国傩戏调查报告》,第114、109页。
  - ⑭张劲松、赵群、冯荣军著:《蓝山县瑶族传统文化田野调查》,长沙:岳麓书社,2003年。
  - ⑮李怀荪:《湘西傩戏调查报告》,顾朴光、潘朝霖、柏果成编:《中国傩戏调查报告》,第72页。
  - ⑯思南县民族事务委员会编:《思南傩堂戏》,贵阳:贵州民族出版社,1993年,第41页。下同。
  - ⑰杨兰、刘锋:《贵州省晴隆县中营镇新光村硝洞苗族庆坛调查报告》,王秋桂、虔修明:《民俗曲艺丛书》,台北:财团法人施合郑民俗文化基金会,1996年,第275页。
  - ⑱柏果成、黎汝标:《贵州荔波县布依族傩戏调查》,顾朴光、潘朝霖、柏果成编:《中国傩戏调查报告》,第262页。
  - ⑲[清]傅崇矩编:《成都通览》,成都:巴蜀书社,1987年,上册第556页。
  - ⑳李绍明:《巴蜀傩戏中的少数民族神祇》,昆明:《云南社会科学》1997年第6期,第68—73页。
  - ㉑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编辑委员会编辑:《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》第2册,北京:中华书局,1987年,第500页。
  - ㉒黄祖瑜修,黎德宣撰:〔民国〕《河池县志》,民国八年(1919)铅印本。
  - ㉓[清]裘彬、江有灿修,周寿祺纂:〔光绪〕《平南县志》,清光绪十年(1884)刻本。
  - ㉔[清]张渠撰,程明校点:《粤东闻见录》卷上,广州: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,1990年,第49—50页。
  - ㉕徐祖祥著:《瑶族的宗教与社会——瑶族道教及其与云南瑶族关系研究》,昆明:云南人民出版社,2006年6月,第34页。
  - ㉖广西壮族自治区编辑组:《广西瑶族社会历史调查》,南宁:广西民族出版社,1987年,第9册第442页。下同。
  - ㉗邓玉民:《瑶族七星灯度戒文书》,云南省编辑组:《云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汇编(五)》,昆明:云南人民出版社,1991年,第141—145页。
  - ㉘广西壮族自治区编辑组:《广西瑶族社会历史调查》,第9册第449页。
  - ㉙张泽洪:《中国南方少数民族与道教关系初探》,北京:《民族研究》1997年第6期,第92—99页。
  - ㉚《道藏》,文物出版社、上海书店、天津古籍出版社联合出版,1988年,第33册第113页。下同。
  - ㉛李默、房先清编:《八排瑶古籍汇编》,广州:广东人民出版社,1995年,第117页。
  - ㉜广西壮族自治区编辑组:《广西瑶族社会历史调查》,第9册第394页。
  - ㉝江应樑:《广东瑶人之宗教信仰及其经咒》,国立中山大学研究院文科研究所:《民俗》第1卷第3期,1937年,第5、13页。
  - ㉞《道藏》第30册第536页。
  - ㉟林河著:《中国巫傩史》,广州:花城出版社,2001年,第418页。下同。
  - ㊱虔修明、杨启孝、王秋桂:《贵州省岑巩县平庄乡佬族傩坛过职仪式调查报告》,台北:财团法人施合郑民俗文化基金会,1994年,第168页。下同。
  - ㊲梁钊韬:《粤北乳源瑶民的宗教信仰》,《梁钊韬民族学人类学研究文集》,北京:民族出版社,1994年,第41页。
  - ㊳广西壮族自治区编辑组:《广西瑶族社会历史调查》,第9册第413页。
  - ㊴广西壮族自治区编辑组:《广西瑶族社会历史调查》,南宁:广西民族出版社,1987年,第6册第641页。
  - ㊵广西壮族自治区编辑组:《广西瑶族社会历史调查》,南宁:广西民族出版社,1983年第2册第154页。
  - ㊶《道藏》第33册第114页。
  - ㊷李默、房先清编:《八排瑶古籍汇编》,广州:广东人民出版社,1995年,第72、324页。下同。
  - ㊸李默、房先清编:《八排瑶古籍汇编》,第158页。
  - ㊹贵州民族出版社编:《傩戏面具艺术》,贵阳:贵州民族出版社,1993年,第273页。
  - ㊺黄成海:《挖掘民间艺术促其不断发展——对来宾师公戏的调查》,广西壮族自治区民族研究所编:《广西民族研究参考资料(第六辑)》,1986年,第78页。
  - ㊻韩德明著:《与神共舞——毛南族傩文化考察札记》,南宁:广西人民出版社,2005年,第61页。
  - ㊼张泽洪:《道教传入瑶族地区的时代新考》,昆明:《思想战线》2002年第4期,第67—70页。
  - ㊽[法]雅克·勒穆瓦纳(Jacques Lemoine):《勉瑶的历史与宗教初探》,南宁:《广西民族学院学报》1994年第4期,第22—25页。